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美〕阿尔文·普兰丁格 著
邢滔滔 徐向东 张国栋 梁 骏 译
赵敦华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美〕阿尔文·普兰丁格 著

邢滔滔 徐向东 张国栋 梁 骏 译

赵敦华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美)普兰丁格著;邢滔滔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ISBN 7-301-08058-1

I. 基… II. ①普… ②邢… III. 基督教-宗教哲学-研究 IV. B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1147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by Alvin Plantinga

Copyright © 2000 by Alvin Plantinga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本书的中文版权由著作权人授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书 名: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著 作 责 任 者: [美]阿尔文·普兰丁格 著

译 者: 邢滔滔 徐向东 张国栋 梁骏 译 赵敦华 审校

责 任 编 辑: 张文定 张晓蕾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8058-1/B·028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54

电 子 信 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19印张 540千字

2004年10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

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序 言

我认识普兰丁格是在 1994 年的“第一届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只是感觉到美方的代表对他特别尊重，他是第一位发表论文的主题演讲人。我记得他发言的内容是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无神论的“怀疑大师”对话。美方的评论人认为他的发言是权威性的，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信仰的合理性问题。这种推崇权威的做法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是罕见的。我当时很是不以为然，心想这一评价大概是言过其实了，一个人怎么能解决西方思想界自 17 世纪以来的知识论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呢？自那时之后，北大宗教学系每年都与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举行“哲学宗教学研讨会”，彼此交流的机会多了，相互理解也逐渐加深。我在学术交流中受益匪浅。我在博士阶段曾专攻英美分析哲学，后来又研究基督教哲学，我原以为这两个研究领域是不相关的，我在卢汶大学的导师卡洛斯·斯蒂尔在为我的那本《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写的序言中也说，他对我从分析哲学转向基督教哲学的研究感到十分惊讶。在与美国基督教哲学家的交流中，我同样惊讶地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分析哲学转向基督教哲学的。说“转向”也许不贴切，因为他们认为用分析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基督教哲学是十分自然的，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隔阂。看来，我们以前对分析哲学的看法停留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对基督教哲学的看法则停留在康德时代。我们现在必须对这两大哲学潮流的走向做重新认识。

哲学史家一般认为，康德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理性既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因此必须把理性与信仰分开。从康德的前提出发，法国著名哲学史家伯里哀（他于 20 年代出版的 5 卷本《哲学史》至今仍是最好的法文哲学史

著作)首先提出了否定“基督教哲学”的理由。^①他指出,哲学属于理性知识的体系,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不相信任何经不起理性推敲的证据和意见;哲学的精神是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在否定权威的、流行的、盲从的偏见和成见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的。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信仰体系,绝对相信天启、神迹和圣经的权威,理性仅起附属的、派生的、第二位的作用。虽然哲学家和基督徒都谈论上帝,但哲学家的上帝不同于亚伯拉罕的上帝。哲学与信仰应是两种独立的、平行的、在各自领域行使正当作用的体系。“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却混淆了哲学与信仰的区别,把两种根本不同的体系合并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全”,其结果是既损害了哲学的理性,又不利于基督教的信仰。在伯里哀否认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的同时,英美哲学界也在否定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本世纪初兴起的分析哲学依据证实原则,否认宗教和道德命题的意义。大多数早期分析哲学家都认为,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主观情感或体验,没有事实作为依据;表达信仰的命题不能被事实证实或证伪,因而没有意义,应从哲学的领域(其合法的任务和方法只是澄清语言的意义)驱逐出去。^②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分析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回归基督教哲学的潮流;很多哲学家用当初被用来反对基督教哲学的分析哲学的方式来从事基督教哲学。他们组成了“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从属于“美国哲学协会”,现有成员一千多人。《信仰与哲学》(*Faith and Philosophy*)是他们的会刊。

提到美国的基督教哲学,不能不提普兰丁格。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1932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安阿伯镇(Ann Arbor)。在加尔文学院接受大学教育,195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在韦恩(Wayne)州立大学和加尔文学院哲学系任教,1982年起在圣母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普兰丁格用英美哲学界主流思想分析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1965年,他把模态逻辑引进关于上帝存

① E. Brehier, "Ya-t-il un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i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38(1931), pp. 131 - 62.

② *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

在的本体论证明,弥补康德所指出的该证明混淆了“是”和“存在”的理论缺陷。这项研究改变了二百年来哲学界中的一个定论,即:“康德永远推翻了本体论证明”。从那时起,普兰丁格发表了7部关于基督教哲学的著作,发表了110多篇论文。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分析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这两个原来互不相容的领域被成功地“嫁接”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之后,普兰丁格接连发表了三部著作:《保证:当前的争论》^①,《保证与恰当功能》^②,以及《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③。这三部著作都谈“保证”(warrant),在美国哲学界掀起了一股“保证”热。参加“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的美国哲学家满口warrant,中国人开始不知所云,连翻译都有困难。这是因为我们对人家的理论背景还不熟悉。普兰丁格的分析哲学风格主要表现于方法和主题,他使用逻辑分析和命题语义分析的方法,讨论知识论的主题。翻开分析哲学的知识论的教科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于知识的定义:知识是被证实的真信念(knowledge is the verified true belief)。知识的三要素依次为:“信念”(首先要相信,才能知道),“真”(其次要相信所知的为真的),“证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证实所信的真信念)。在知识三要素中,分析哲学家对“证实”的概念的争论最多。“证实”原来自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但学派成员对“证实”的标准也有“硬”的证实和“软”的证实的分歧,卡尔纳普于是提出用“确证”(confirmation)代替“证实”(verification)。波普提出用“证伪”(falsification)代替“证实”,用“确认”(corroboration)代替“确证”。最近达米特提出用“证明”(justification)代替所有这些术语。达米特所说的“证明”标准很广泛,既包括严格的数学逻辑证明,也包括经验归纳的证明,总之,凡是有效的证据都可以算做证明。但什么是“有效性”,什么是“根据”或“证据”?对这些问题又有很多争论。普兰丁格所谓的“保证”是由“合适的功能”

① *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

②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

③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

(proper function)来保证。“保证”有四条标准:(1)产生一个信念的认识能力是合适的;(2)认识环境也是合适的;(3)这种认识能力的自然的目的是产生正确的信念;(4)这一信念为真的或然性较高。满足了这四条标准的信念就是有保证的。这四条标准全面地概括了知识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可以解决知识论中长期以来的争论问题。当然,普兰丁格不只谈“知识”的一个要素,另外两个要素:“信念”和“真”也是他关注的主题。他在批判近代以来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代替传统真理观的“合理性”的学说。他对“信念”的分析和分类也极有系统性,他所主张的“阿奎那/加尔文模型”(Aquinas / Calvin Model, 简称 A/C 模型)就是一个有保证的真信念体系。

通过近十年的“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的交流,我们已经大致理解了以普兰丁格为代表的美国基督教哲学的思想,并与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用严格的哲学分析和论证方法来讨论和说明宗教信仰问题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把信仰限制在主观体验、甚至极为隐私的神秘体验的范围之中,就不可能有普世的宗教和宗教文化,不可能有宗教间对话,宗教思想也不可能与其他思想(如科学、哲学的思想)展开对话,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就会大大减弱。普兰丁格提倡的“改革宗知识论”实际上是符合现代哲学理性的宗教观,它可以、而且应当能够促进宗教间对话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包括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话)。但是,普兰丁格本人在宗教对话问题上却持“排斥论”(exclusivism)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赞成他的。我认为“排斥论”与他所主张的现代理性的宗教观是不一致的。看到普兰丁格思想中的不一致之处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他的基本观点、理性精神和分析说理的方法。我相信,中国读者从普兰丁格著作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因素,从中也能得到批判性、创新性的思想的启发。

2001年,我和邢滔滔博士到芝加哥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顺便访问了圣母大学。普兰丁格虽然在度假,仍然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赠送给我们刚出版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一书,他说这可能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带有总结性,他自己比较满意,而且适合

较多的读者阅读。我们读完之后,觉得他的自我评价是正确的。本书广泛涉及了近代和现当代的知识论理论,对他以前的著作做了明晰的梳理,而且提出了前所未见的新观点,行文中也没有那么多的逻辑符号和专业化的论证。当然,深刻的哲学著作总是有难度的,不能说这本书通俗易懂,只能说它在普兰丁格著作中可读性比较高。但没有对普兰丁格思想的整体把握,是无法理解这本书的,也根本谈不上合格的翻译。好在本书的几个译者对普兰丁格的思想都有专门研究。邢滔滔博士为翻译此书专门在圣母大学做了一年的研究,他承担了前言与第一部分的翻译,并统校了全书;徐向东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上学时即已熟悉普兰丁格的著作,他翻译了第二部分;梁骏和张国栋一面以普兰丁格思想为题做博士论文,一面承担翻译工作,梁骏翻译了第四部分的第11、12和13章,张国栋则翻译了全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第14章。由于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本与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有很大隔阂的著作,翻译要达到“信、达、雅”程度,实属不易。我应该向本书的译者表示祝贺。

赵敦华

2003年岁末于北京大学

关于 warrant 一词的意义 和翻译的说明

Warrant 是一个新的哲学术语,即使在最新的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里,也找不到 warrant 的词条。为了理解 warrant 的意义,有必要回顾分析哲学的知识论中的基本问题:知识的定义问题。自从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哲学家提出了各种答案,但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20 世纪兴起的分析哲学试图以精确的分析方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分析哲学家肯定,知识由命题构成;其次,能够被称为知识的命题至少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 (1) 说话的人必须相信他所说的命题;
- (2) 他所说的命题是真的;
- (3) 说话人必须证明(justify)他所说的命题是真的。

总结以上三条,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知识的定义:知识是证明为真的信念。

这一定义曾经被视为分析哲学的成功之作。一些分析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哲学概念的意义含糊不清,造成了无谓的哲学争论。“知识”就是这样一个哲学概念。分析哲学家通过对“知识”(knowledge)及其动词形式“知道”(know)的意义的分析,得到了关于知识的定义;这不但解决了“什么是知识”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而且为通过语言分析澄清哲学概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但是,事与愿违,关于知识的定义产生了新的哲学问题。在分析哲学发展历史上,这些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何谓“证明”? 逻辑经验主义提出证实原则,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可被证实,被证实为真的属于知识,被证实为假的不属于知

识,但仍是有意义的命题;而不可证实的则根本没有意义,只有一个命题的外壳而已,应属于“伪命题”。但后来发现,“证实原则”只是一个理想式的方案,因为“证实”(verification)概念本身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证实”的标准是什么?是个人的当下感觉,还是科学实验。如果是前者,那么证实是个人的、主观的,如何能够达到知识的共识?如果是后者,那么,一切真命题都要成为物理命题,这也是不可能的。面临这些难题,卡尔纳普建议用“确证”(confirmation)代替“证实”,艾耶尔主张区分“强证实”和“弱证实”。这些主张要把“证实”转变成证据的程度;但是,多大的程度(或概率)的证据才能满足“确证”或最低限度的“弱证实”的标准呢?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除了“证实”、“确证”等特别意义外,“证明”(justification)还是一般意义的“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 的词根是 just(正当)。基督教所说的“称义”也是 justification,这是说个人身份的正当化(成为上帝的信徒)。知识论中的 justification 是用理由、证据使命题正当化,这就是证明一个命题为真的意思。但是,把“证明”当作“正当理由”来理解,意义太宽泛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会有不同的“正当理由”。究竟哪一种理由正当,哪一种不正当,这似乎是在知识论范围内难以决定的事。最近,杜米特企图确定 justification 的标准,他认为作为真理的充要条件,justification 是合理证据的建构过程。他强调证据和合理性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理性主动建构出来的。这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建构”不纯粹是理性的工作,知识论以外的各种条件自觉或不自觉影响着“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些条件,justification 的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

第二,知识定义中的“信念”、“真”和“证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 E. L. Gettier 首先质疑能否把证明为真的命题称为知识。他的质疑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认识到,“真信念”、“证明”和“知识”是相互联系的概念,既可以用前者说明后者的意义,也可以用后者说明前者的意义。它们之间不是定义和被定义

的关系。设 p 为一命题,“相信 p ”、“ p 为真”、“证明 p 为真”,在表述中是递进关系,但在知识的发生过程中,这三者关系是彼此交叉,相互作用的。如果说话人没有知识的概念和标准,他连“相信”、“真”这样的话语都说不出,更不用说去寻求证明了。

分析哲学的知识论中的上述两大难题,为普兰丁格发展他的“改革宗知识论”提供了机遇。普兰丁格虽然在非常宽阔的理论视野中建构他的理论,他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上面两个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很复杂,但其主旨是用 warrant 代替“证明”。普兰丁格对上述知识定义的另外两个要素(信念和真)都不持异议,但他认为,把“证明”当作知识的要素,使知识论从近代开始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Warrant 不是证明或证实、确证,而是在一定的认识条件和环境中,获得的可靠的保证。这种保证既有恰当的用途,又有正当的理由,还有真理的感受。要之, warrant 不是与“信念”和“真”相隔绝的要素,而是能够把知识的其他要素综合在一起的知识论的整体条件。普兰丁格在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 (Oxford, 1993) 一书中说, warrant 包括:“恰当功能”、“设计蓝图”、“认知环境”和“朝向真理”四个“必要条件”。

有鉴于 warrant 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对该词的翻译十分慎重。显然不能把它译为“确证”、“证明”,否则就混淆了普兰丁格与他的对立面的思想。据 Webster 词典的词源学考察, warrant 在中古英语、古高地德语和古北方法语中都有“担保”(动词, guarantee)和“担保者”(名词, guarantor)的意思,但其词根是古英语的 *wær* (true, 真)。看来,古人把“真”看作是过好生活的担保,或免除过坏生活。这一意义与普兰丁格选择 warrant 作为核心概念的理由是相吻合的。

我们把 warrant 译为“保证”。这是一个平常的现代汉语词汇,但我们把它拆开理解,“保”者,担保也;“证”者,验证也;“保证”即可靠的、有合理证据的担保。我们翻译的普兰丁格的这本书题目是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他在此书中说明,基督教的信念是有保证的信念,属于知识范畴。他认为,以前把“证明”当作知识的要素,最后的结局必然是用知识论的名义排斥宗教知识,如早期分析哲学家

那样。现在,他用 warrant 的意义恢复了正当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论地位。按照这样的意思,我们没有直译书名,而是把它译为“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以突出了作者使用 warrant 的用意。特此说明。

赵敦华

甲申年中秋于

燕园四院哲学门内

缩写字母对照表

本书在正文与注释中多处用了英文缩写,中译本中也予以保留。为方便读者,现将主要英文与原文罗列如下(其中英文斜体为作品):

CIS: *Contingency, Iron, and Solidarity*, (《偶然性、反讽与一致》), by Richard Rorty.

CMP: Christian Mystical Practice (基督教的神秘实践)

CP : classical picture (经典图景)

EAESE: *The Evidential Argument from Evil*(《根据恶的证据式论证》), ed. Daniel Howard - Snyder .

GP: *God the Problem*(《上帝问题》), by Gordon Kaufman.

HBC: Historical Biblical Criticism (历史的圣经考证)

HI: hypothesis of indifference (漠不关心说)

MP: Mystical Practice (神秘实践)

PG: *Perceiving God: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感知上帝》), by William Alston .

SGP: Son of Great Pumpkin (大南瓜的儿子)

SP: sense perception (感官知觉)

TI: *The Theological Imagination: 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God* (《神学想像》), by Gordon Kaufman .

WPF: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保证与恰当功能》), by Alvin Plantinga .

中文版作者自序

我非常高兴看到《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一书的中文译本面世。这项翻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桩尚在发展的喜事:中国和美国的哲学家正越来越近地走到一起,相互学习,并且探讨如何相互学习。

但是,迄今为止这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当然还没有发展得很成熟。这就带给我一个问题。对于《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的中国读者,我了解不多,所以不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序言里对他们说些有用的东西。这本书植根在西方的背景里,一整套思想的发展规定了这个背景,可以追溯到17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但中国的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个背景。所以,我或许最好是解释一下这个背景,说明我的书在其中如何起承转合。当然我必须简明扼要。我要说的,都做了大幅度的简化(篇幅所限,无法顾及其他),大概有些读者对我要说的东西已经基本上了然于心,如果这样的话,请暂且忍耐。

16世纪新教的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的分裂,这也是精神和思想上的空前巨变。这之前西方只有一个教会体制(虽然其中思想与意见的纷杂,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尤有过之)。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新教教派,与罗马天主教分庭抗礼,它们是加尔文派(不止一支)、路德派,还有宗教改革的整个左翼派系,包括再洗礼派、门诺派等等。这种翻天覆地的思想巨变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的一种反应是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年),尤其是洛克(1632—1704年)做出的。洛克和他的朋友们对宗教问题上巨大的意见分歧感到羞耻和迷惑;朋友们催促洛克找出调解信念的方法(见后文边码71以下)。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意见,如何形成和维护信念?我们在理智上怎样进步,才是迈向真理的最佳途径?

特别是,我们该如何调整宗教信念方面的意见呢?什么是继续保持这种意见的合理的或正当的方法?

洛克有一个答案,也是启蒙运动的答案:经典基础主义。我在后面(边码 81 以下)更详细地描述了经典基础主义。然而,简单说来,这想法是,一个人应该找到一组基本的命题,它们是**确定的**,无可怀疑的;然后他应该只相信**这些**命题,再加上可以从这些命题逻辑地推出的,或相对这些命题来说或然性较高的那些命题。什么样的命题或信念是确定的呢?首先,**自明的**命题,比如像 $2 + 1 = 3$,“**如果所有人都会死而乔治是人,则乔治会死**”这样的数学与逻辑的初等命题。其次,关于一个人的心智活动的命题,比如:**我觉得我正在看一个计算机的显示屏**。很难想像一个人会搞错了这样的命题;也许我搞错了自己是否实际上看到我面前的一个计算机显示屏,但是,我难道不能肯定**我觉得**如此吗?最后,洛克加上其他一些他认为人们在感知的基础上能够了解的命题。

一般来说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特别来说洛克的观点,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宗教信念方面影响尤甚。这些观点在宗教信念方面,特别在基督教信念方面,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典基础主义是理性思想的一剂处方;但它也是作为形成**真**信念的最佳或最可能的途径而提出的。于是,经典基础主义者理所当然认为存在真理这样一个东西,认为我们的信念或真或假,还认为如果你相信一个命题而我相信这个命题的否定,则你我当中有一人持有假信念。他们坚持,这适用于宗教信念,正如它适用于科学或感知信念。有神论信念,或特别来说基督教信念,是非真即假的。近来,一些思想家在“后现代主义”的名号下拒斥这个想法,尤其是反对把真与假的概念应用于宗教信念。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经典基础主义。我同样认为有真理这个东西,而信念,包括宗教信念,是非真即假的。(对于某些反对这个假设的后现代论证,我在第 13 章里做了回应。)

但是,经典基础主义的特别之处,是主张一个人只能恰当地相信上面意义上的确定的命题,以及可以从此演绎地或归纳地推出的命